

嘉兴书事

《江南有煤》：我们江南，有煤

N 阿桂

“我们江南，有煤！”采菊著《江南有煤》一书，新近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该书记载的煤矿开采之事，就在浙皖交界的小片山区中，这里是江南难得有煤的地区。

关于浙北的煤矿，晚清湖州南浔刘锦藻(1862-1934)编著的著名的《皇朝续文献通考》(今名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)已留下记载，“浙江长兴煤矿：在县城西之合溪乡及西南之下洞溪。合溪镇在城西二十里。镇西北二十七里为矿……下洞溪煤田面积不大，据地质调查所之估计，设入地深三百公尺，可得煤六百四十八万吨。合溪乡煤田归长兴公司开采……用新法采，每月出煤一万吨以上。”采菊说，“从1902年有文字记载的开采至2013年浙江最后一个煤矿关闭，111年的时间，见证了江南人对煤炭的渴求和煤炭对江南工业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。”

采菊本名朱力勤，华东政法大学毕业。自谦“作为一名地方文史爱好者，喜欢一个人的田野考察”。2020年初，她开始整理长广煤矿照片，记录拍摄路途遇到的与“煤”相关的人和事，并手绘浙北的煤矿历史地图。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，而少为人知的是，嘉兴也与这段“黑金”生产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，这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。今选摘《江南有煤》的部分章节内容，及作者撰写的后记《煤矿与我》。

各种各样的煤

根据煤的变质程度，我们通常将其分为泥煤、褐煤、烟煤和无烟煤。4类煤刚好组成从年轻到老的变质序列，反映了煤在地下经受的温度和压力逐渐增高的过程。

有机物遗体在过分潮湿、通气困难的地下聚集起来，分解不充分，加以生物作用和物理化学作用，最后形成了有机化合物的复合体，即泥煤(泥炭)。

这种复合体被泥沙覆盖之后，生物作用停止，随着地壳运动和时间推移，泥煤在地下深处经历高温高压作用，碳含量相对增加，氧、氢、氮等元素含量相对减少，并伴随着一些矿物质含量的变化，逐渐转化为褐煤。

随着上面的岩层加厚，压力加大，地温增高，褐煤中的挥发分进一步散失，碳含量进一步增加，就形成了烟煤。

烟煤继续经历高温高压的变质过程，就会形成无烟煤。

……

其实湖州城外再走远一点是有好煤的，无烟煤。那个矿在1958年的时候就开采了，叫康山煤矿，因为是在当年7月份命名的，俗称587煤矿。这个矿到1992年才关闭。矿里所产的煤中质量最上乘的是无烟煤，可以炼钢，但它是鸡屎煤，一朵一朵分散的，采到哪朵算哪朵，采到一朵大的，这一年的煤产量就会大，比如1979年，居然1年挖了将近10万吨煤，但挖完了就没有了，又要异地重新开井口开巷道。康山煤矿的井口多达50多个，其开发成本是巨大的。起初这是个省属煤矿，浙江省把它当个宝，但发现它产的是鸡屎煤后，就把它给嘉兴了，当时嘉兴地区下面有10个县，这个矿主要用于给这10个县的城镇居民提供生活所需之煤。湖州地区的吴兴县，近水楼台也得了这个“月”，燃料还是自己的石煤。安吉县这个更近的楼台，运气比吴兴还更差一点：煤矿在1992年关闭后，所有职工由安吉县政府安置，从医保、劳保至安居，全由安吉县解决，挖出的煤由10个县共享。安吉人不仅没抱怨，还花钱建了一个康山工业小镇，将煤矿这个工业遗存保留了下来。安吉做事漂亮。假期里如果有兴致去逛，别错过那个已经关闭了10多年的绿色电影院，据说当年这个电影院一晚上要放两场电影，面向1万多常住居民，片子是从湖州市区调过来的，康山放完了才到安吉城里去放。这在当时是一件令当地人感到很骄傲的事情。

泥煤，多数在沼泽地的下面，湖州城外的南皋桥，靠近长田漾的地方，曾经开过一个泥煤矿，是桐乡人开开的。1976年桐乡从西山矿上分出了几十人到南皋桥挖煤，大概挖下去几十米，煤一般有三四十厘米厚，最厚也就80厘米……

江南平原的地底有不少这种泥煤，远古是沼泽环境的地方，都可能



1970年8月11日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嘉善干窑群众挖河泥煤照片。

存在。嘉善干窑那边的河道里，就挖出过许多，1970年8月11日的《浙江日报》就登过一幅干窑那边人们在挖河泥煤的照片：好多只船上满满当当的泥煤。这些泥煤晒干了以后掺上其他的可燃物是可以作为燃料的，但其所产生的热量的作用远远及不上它所含有有机质的作用。它质轻、持水、透气和富含有机质的特点，令其成为一种极好的有机复合肥。如果说泥煤就是泥炭，大多数种花爱好者就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常见的种植土壤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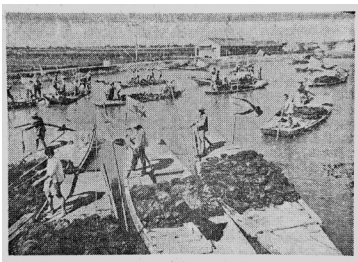
煤矿与我

在我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我会去一座煤矿，并且去了一次又一次。夏雨、冬雪、爬山虎绿、梧桐叶黄，随便一个普普通通的天气和物候的变化，都可以给我一个必须前去的理由。

其实，早在高二那年，就有一个理由给我面前。那年班上来了3位插班生。其中一位男同学，自来熟，天天在课间教我们唱歌，特意在黑板报上开辟了一个“歌词”栏目，将一首首新歌歌词抄写在上面，当时正是港台歌曲第一次风靡大陆的时候，罗大佑、蔡琴、邓丽君、高胜美等歌者，一人紧接着一人，一曲接着一曲。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会的，我偶尔会在学校课间广播里听



曾经的嘉善煤矿水塔，塔体刻有“嘉善煤矿水塔1972.5.2”。(采菊摄)



到这些歌，但一首都唱不全。这位给我们文科班高考前死气沉沉的氛围带来一股活力的同学，就来自长广煤矿。但当时，煤矿两字是省略的，我们只说长广，那是一个地名，我暗自认为那地方可能与那些港台歌曲有点关系，这想法有些扯，但再扯，我也不会将那个“长广”与煤矿扯在一起，煤呀，又黑又脏，怎么这几位插班生都那么白净又时髦。

几年后，一次同学聚会上偶然说起长广，我那位给我们带来活力的同学回忆说：“有一个铭刻在心的印象，就是炎炎夏日，每到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会习惯走到工人大楼的墙角下，然后一直蹲着，望着眼前大片的麦浪，对着一条狭长的小路一直远眺，等待从医院山上敲石子(铺路浇水泥用的)的母亲瘦削的身影出现。每天如一日，就这样蹲着，默默地注视着远方……因为父亲‘伟大无私’地把迁户口的名额让给了别人，俺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，敲过石子、卖过棒冰、干过招待所服务员、当过印刷厂的工人……”

他幽幽地这么说的时侯，我笑他：“哇，这么恋母的小男孩。”他无语。其时他母亲已故去多年，我略略为他难过了一阵，却还是未想到，这个他生活了19年的煤矿，有一天我会比他还要迷恋，比他还要了解。

过了很多很多年，我突然对铁路有了兴趣，走完了沪杭线，意犹未尽，又去走杭长线，走到了长兴，站在正在修建的画溪大桥上，眼前出现了3条铁路，左右2条去往宣城、宜兴，中间这条去往牛头山。中间这条的终点离我最近，于是我追随着这条铁路，2009年第一次到了牛头山。第二天又追随它的支线煤干线到了千井湾。其时长广的七矿还在生产，其他各矿刚关闭不久，人员还在陆续撤离，可是我对矿区的一切完全不感兴趣，我只是为了铁路才到那儿匆匆一游，这让后来的我无数次地长吁短叹。

又过了10年，2019年的某一天，我在研究铁路史的过程中，发现我感兴趣的铁路起源地在矿区，铁路不过是矿井的附属设施而已，突然就想起了长牛铁路：那不是个范本吗？于是去找长牛铁路的资料，找到了民国时期修筑该铁路的长兴煤矿公司，找到了他们的四亩墩井、大煤山井等煤井，继而又找到了一本《长广煤矿志》，然后就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似的：原来我们江南地区还产煤，原来这个浙江省唯一的煤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原来为了这个煤矿从民国至今投入过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，原来江南人做过这么久这么累的一个南煤之梦。

一刻也没有耽搁，我顶着罕见的高温出发了，但为时已晚。七矿在2013年就已经关闭，其他县、村的小煤窑在2016年之前也已经全部关闭。那些破败了十几年的矿井的断壁残垣上，到处可看到鲜红的数字，那是长广公司最后一次清点资产所留下的痕迹，不久后，它们就将被全部交给广德，多数将被拆除，此后，再也没有一个叫“长广”的地方了。江南煤矿的采煤史，到此做了一了断。

而我，在矿井关闭十几年后，还能赶在拆除前几个月，还能在浙皖交界的这一小块山区里找到大小几十个矿的遗址，拍下一些断壁残垣，还能对10年前的轻慢做一点点弥补，这是我的幸运。我将它们集成一书，这是我给自己的了断。

……

独立书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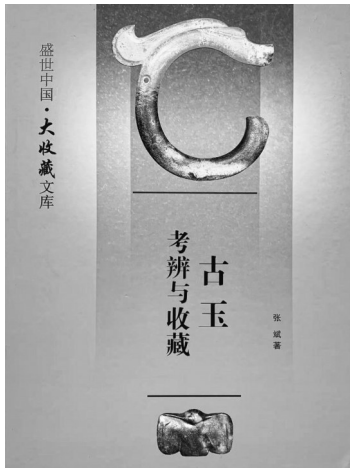
玉魂永续：文脉深处的生命回响

N 刘翔

春节期间，宅家静心捧读公安老作家张斌的新作《古玉考辨与收藏》，打开这本装帧精美的画册，抚摸封面纹路中突显的古玉轮廓，仿佛触摸到了一条跨越千年的中华文化血脉。这位以《江南名探》《案中案》《痕迹大师》《带血的枫叶》等作品享誉文坛的公安作家，在文学创作之外，又以数十年心血深耕古玉鉴赏和收藏领域，完成了一次从文字探案到文物考辨的人生跨界。被列为“盛世中国·大收藏文库”丛书的《古玉考辨与收藏》分为：新石器时期、商周时期、汉唐时期、宋辽金元时期、明清时期5个篇章。

作为一名以撰写公安侦探题材为人所熟知的老作家，如今却将半生目光投向那些沉睡在地下千年的古玉。侦探与古玉，乍看风马牛不相及，一个在扑朔迷离的悬案里寻找真相，一个在静默无言的古玉中解读密码。然而，当我指尖抚过

书页间那些从红山文化到清代的玉影，我恍然顿悟：这并非一次突兀的跨界，而是一种文化的回归。公安刑事侦查是在破碎的线索、刻意的伪装与瞬间的罪恶中，重构被湮没的逻辑与秩序，这无疑是一种“考辨”。而当张斌将这种洞察的锐利，转向那些深埋黄土、穿越了数千年时光的古玉时，另一种更为深邃、更为静默的“侦探”便开始了。这不再是抓捕某个具体的罪犯，而是试图“抓捕”漫漫时空中深埋在地球深处那一块块古玉的“蛛丝马迹”，是破解一个个在无言中传递给后世的“文化密码”。《古玉考辨与收藏》或许正源于这种视角的悄然转换。书中没有简单罗列器型、纹饰与断代，而是将每一块古玉都视为一桩等待侦破的“历史悬案”：它来自哪片山川，曾浸润过谁的体温，目睹过怎样的祭祀、盟誓或离别？那些看似随形的沁色，是地火的熔铸，还是血与土的浸染？那一道不易察觉的砣痕，是匠



人心绪的流露，还是时代工艺的必然？张斌将刑侦工作中对细节的极致敏感、对逻辑的严密推演，全然灌注在古玉的考辨之中。于是，冰冷的玉石，便有了温度。静默的文物，便开始“供述”。

在张斌的笔下，古玉本是大自然的造化恩赐，是地质运动亿万年淬炼的精灵。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

的玉猪龙，质地温润如脂，造型古朴诡谲，那流畅的曲线里藏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追问。良渚文化的玉琮，纹饰繁复精密，孔洞垂直通透，凝结着远古先民的天文智慧与礼制观念。张斌在书中细致描摹这些古玉的形态特征，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涵。他指出，古玉的价值从来不止于材质的稀缺与工艺的精湛，更在于其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性。每一块玉石都记录着时代的审美，当我们凝视红山玉的素面无纹，能感受到先民与自然对话的纯粹；欣赏汉代玉璧的谷纹密布，可窥见大一统王朝的雄浑气象；把玩清代玉雕的玲珑剔透，会惊叹于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。古玉在张斌看来，不再是冰冷的石器，而是有温度、有呼吸、有灵魂的生命个体，它们携带着不同年代的文化基因穿越时空而来。

对古玉的考辨与收藏，本质上是一场和先民的文化对话，是对民族记忆的打捞与守护。张斌在考

辨与收藏的双重维度上，为读者揭开了国人爱玉崇玉的精神密码。文学以文字为媒介，记录时代变迁，传递人文关怀。古玉以石器为载体，承载历史记忆，彰显中华文化。二者看似不同，却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，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，对文化的坚守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。张斌深耕不辍，以文学的笔触书写古玉的传奇，以收藏的阅历丰富文学的内涵，这种跨界融合的修为，让他对玉文化的理解更为独特，也让这本书既有学术的严谨性，又有文学的感染力。他在此书的后记中，自嘲为撰写该书自己变得神经兮兮，写得十分辛苦。然而，正是由于他的辛勤考辨，让读者懂得：有些价值，像古玉一样，需要在长久的寂静与凝视中，方能被真正看见，并由此获得宁静致远的精神涵养，这或许便是古玉能通灵的深意，更是这本《古玉考辨与收藏》的价值所在。

玉魂永续，文脉长存。